

巴基斯坦何以成为恐怖主义重灾区

□张 峰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社科部, 河北 邯郸 056001

摘要:近年来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活动呈现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极端的趋势,使得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接壤的部落地区正在成为世界恐怖主义的重灾区,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国际、国内和思想渊源三个方面作出分析。

关键词:恐怖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巴基斯坦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47 (2011) 02-0091-03

巴基斯坦已成为世界上伊斯兰极端势力发展最为迅速和最令人恐惧的国家之一。特别是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接壤的部落地区正在成为世界恐怖主义的重灾区,不仅威胁南亚次大陆的和平与稳定,并且正在威胁整个世界。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下面仅从国际、国内和思想渊源三个方面作出分析。

一、国际因素

首先,参加美国清剿阿富汗塔利班的反恐战争,是导致巴基斯坦恐怖主义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2001年“9.11”事件后,由于美国小布什总统非友即敌的反恐政策,给当时执政不久的穆沙拉夫政权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一方面面对着来自国外超级军事强国美国的压力,另一方面面对着来自国内大量反美亲塔利班的极端组织和广大民众反美情绪的压力。巴基斯坦穆沙拉夫总统权衡再三,为避免本国的土地成为战火后的焦土,最后支持并参加美国进行的清剿阿富汗塔利班的反恐战争。从此巴基斯坦国内屡遭极端分子的恐怖袭击,甚至连穆沙拉夫总统本人也遭到恐怖袭击,如2003年12月对穆沙拉夫总统的两次暗杀,但总统本人幸免于难。此外,还有2004年6月10日,时任巴基斯坦陆军副参谋长海亚特的车队遭袭。同年7月30日,时任总理阿齐兹在伊斯兰堡附近遭袭事件,总理本人幸免于难,但造成包括司机在内的7人死亡、30多人受伤的后果。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副所长孙士海指出,“9.11”事件以前,巴基斯坦不存在恐怖主义势力的问题,但是“9.11”事件以后,美国对阿富汗的打击使得巴基斯坦国内的恐怖主义势力上升。^{〔1〕}

其次,配合美国奥巴马总统的“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战略”的反恐政策,是导致近期巴基斯坦恐怖主义事件频发的直接原因。伴随奥巴马入主白宫,随即宣布新的反恐战略,将反恐重心从伊拉克转移到阿富汗,该战略宣布将增兵阿富汗,驻阿美军到2010年将增至6.8万人,军费达到650亿美元,以破坏、瓦解、最终击败基地组织及其极端主

义同伙塔利班。为配合美国打击塔利班的战略,巴政府在2009年多次展开大规模清剿国内塔利班武装分子,试图把本国内的塔利班武装分子打压到阿富汗境内,形成双方夹击之势。特别是在2009年10月开始并持续到12月初,巴军方发动对塔利班“老巢”南瓦济里斯坦第4次大规模围剿,行动之中有近600名武装分子被打死,而塔里班则报以一系列恐怖袭击,致使巴基斯坦被称为2009年度最令人恐惧的国家之一。据中新网2010年1月12日电消息,在2009年巴基斯坦恐怖暴力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共有1.26万人。

南亚问题专家叶海林认为,巴西北边境省出现“塔利班化”现象涉及过去的部族传统,是和长期以来这一地区奉行的以宗教为主导的保守社会意识形态息息相关的,巴基斯坦之所以恐怖爆炸事件频发,与其国内目前的亲美反恐政策有关。据2009年12月24日中国日报网消息: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装高级指挥官瓦利·拉赫曼(WaliurRehman)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巴政府不参加美国清剿阿富汗塔利班的反恐战争,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将和政府谈和。

再次,反对苏联入侵的阿富汗战争,是导致巴基斯坦恐怖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在抗击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中,所产生的副产品就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阿富汗出现了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势力——塔利班政权,而在巴基斯坦却涌现出大量极端主义组织,宗教极端主义势力肆虐。在这当中,美国为了重创苏联军队,美国中央情报局煽起伊斯兰狂热主义,鼓动全世界失业的穆斯林青年到阿富汗去,进行一场反对共产主义的圣战。由于地缘政治因素,巴基斯坦靠近阿富汗的西北边境省和俾路支省成为支援阿富汗反苏的后方基地。美国中情局委托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对这些组织成员进行军事训练(使用武器和爆炸物等方面的技术)并用美国、沙特阿拉伯及其他国家提供的资金、武器来装备他们,然后把他们送到阿富汗同苏军作战。本·拉丹也是那时美国中情局的合作伙伴。加拿大教授米歇尔·科斯多夫斯基曾写道:

收稿日期 2010-11-04

作者简介 张峰 (1973-),男,河北魏县人,邯郸职业技术学院社科部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民族与宗教。

“对纽约和华盛顿遭受的袭击，联邦调查局认为首要的嫌疑是‘国际恐怖分子’，因为他们制造了美国驻非洲大使馆的爆炸案，扎根于沙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苏阿战争期间，本·拉丹在美中情局的资助下才得以同苏联侵略者作战的……”另一西方的说法是直接吧本·拉丹称为“中央情报局大学，85班”的学生。^[2]事实上，近20年的时间里，圣战者游击队和以后的塔利班都是以巴西部省份作为基地的，这些基地中的某一部分至今依然培训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反苏的阿富汗战争造就一批恐怖分子，使他们掌握了实施恐怖活动有关的技术手段，并且向许多不同国籍的参战人员提供了最终建立恐怖主义网络的机会。

二、国内因素

首先，国内存在着大量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成为滋生恐怖主义的沃土。根据有关报道，巴基斯坦国内与宗教、种族相关的不同组织派别达4000之多，其中许多组织和派别拥有枪械和武器。^[3]巴基斯坦时常出现宗教狂热浪潮，并且国内极端势力与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相互勾结，引发大量的教派仇杀、教派恐怖主义事件，在巴基斯坦的极端组织大多数是按教派划分的。此外，还有许多以“圣战”名义建立的极端组织，其中影响较大的有80多个，其成员大多由城市青年组成。以教派为基础的极端组织多达数百个，主要的什叶派极端组织有：加法尔党（TNF）、巴基斯坦加法尔党（IJ）、巴基斯坦穆罕默德兵（SMI）等；逊尼派极端组织十分复杂，且有不同分支派系，如逊尼派的达尔班德派系有：伊斯兰公社（I）、伊斯兰忏悔公社（IJ）、伊斯兰贤哲会（IU）、先知弟子军（SSI）、巴基斯坦拉斯卡军（LJI）等；逊尼派的瓦哈比派系有：宣教指导中心（MD）及其分支组织塔伊巴军（LE）、穆罕默德军（IEM）和执行先知穆罕默德法典运动（TNSM）等。^[4]以“圣战主义”为旗帜的极端组织有：圣战者运动（HUM）、伊斯兰圣战（HUI），这些极端组织还招收和培训外国雇佣军，它们活动在克什米尔和阿富汗境内，它们致力于建立“世界上最纯粹的伊斯兰国家”禁止为男子剃须；与此同时，商店则被禁止出售音乐和电影光盘；在当地设立宗教法庭。如若不听，可能会遭到塔利班成员的鞭打甚至是斩首。在斯瓦特山谷，武装组织的头目法兹拉赫推行了一系列的禁令，这里没有音乐，没有电视，没有任何的娱乐活动。莎巴娜是斯瓦特山谷里的一名舞蹈家，她无视塔利班的“警告”，依然在公共场合跳舞。2008年12月，在镇上的一个广场上，人们发现了她的尸体，身边还有音乐光碟的碎片。

其次，巴基斯坦历届政府对国内在伊斯兰名义下从事活动的激进、极端组织，历来持纵容、迁就的态度。特别是巴基斯坦政府为取得对印度在克什米尔争端中的优势，获得主动权，成为其纵容极端组织的重要原因。美国作家保罗·R·皮拉尔在其著作《恐怖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曾谈道：“古巴留在恐怖主义名单上，并非主要因为它同恐怖主义余留下来的及少一点关系多么会让人担忧……巴基斯坦没有被列在名单上，不是因为它在支持恐怖主义方面做的比名单上的国家少（并非如此）……”^[5]其实，早在1993年4月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国务院在修改前任老布什政府报告

的基础上，发布了其任期内的首份关于世界恐怖主义活动报告，该报告将巴基斯坦列入了可能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的“黑名单”。2000年小布什政府，在继承前任报告的基础上，又公布了2000年全球恐怖主义活动报告，对巴基斯坦与塔利班（Taliban）、圣战者运动（HUM）、穆罕默德军（IEM）、塔伊巴伊军（LE）之间的关系作了十分详尽的描述。著名的《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的考察记者西摩·赫什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现在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是巴基斯坦，如果下个星期我们被烧成灰烬，那将是因为巴基斯坦为其他组织提供了HEU（高含量的铀矿石）。”^[6]从穆沙拉夫政府到扎尔达里政府，已对巴塔利班的老巢南瓦济里斯坦发动了4次清剿，但前三次巴军清剿总是打打谈谈，更多是迫于美国等外部压力，再加上军方与塔利班曾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清剿活动尚未彻底。

再次，巴脆弱的经济更是无法负担反恐及反恐之后难民安置的重担。巴基斯坦2008~2009财年经济增长率只有2%，创10年来最低纪录。2010年财政赤字预计达4.9%，军队后勤保障及未来在部落区的驻军费用每年将高达10亿美元。极端缺钱的窘境将严重制约巴政府的反恐努力，并且难民问题很可能演化成人道主义灾难甚至骚乱，并为巴塔利班趁乱滋事提供契机。从2001年持续到今天的反恐让巴基斯坦财力竭，扎尔达里总统表示，巴为反恐需1000亿美元资金振兴经济。同时，近年来的军事行动已经导致了300万难民流离失所，虽然政府安排了500亿卢比的安置资金，但只是杯水车薪，目前还有上百万难民等待救济。与此相关，经济的脆弱与落后使巴国家的教育事业极不发达，对青少年的教育大部分由宗教学校免费提供，而这种宗教学校正是灌输原教旨主义和“圣战”思想的基地，正是驱使穆斯林青年跟从宗教狂热者的基地。大量贫困的孩子进入宗教学校学习，这些学校提供免费的膳宿和书籍，正是这些学校培养了塔利班和“圣战”分子。

三、思想渊源

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主要表现为伊斯兰教的极端主义。众所周知，与宗教相结合的恐怖主义，已成为恐怖主义最具威胁性的一面。伊斯兰教的极端主义思想渊源就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Islamic Fundamentalism）和伊斯兰圣战（Jihad）的思想。它的产生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源。

首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目前在阿拉伯文论著中常用“乌苏利耶”来指原教旨主义。“乌苏利耶”是“乌苏尔”（Usul）的形容词。“乌苏尔”意为“根源”或“基础”，有时转指“原则”。最早兴起于18世纪沙特阿拉伯王国，后来被立为沙特“国教”（State Religion）的瓦哈比教义是原教旨主义的早期形态。18世纪的瓦哈比运动产生于阿拉伯半岛，其创始人阿卜德·阿里·瓦哈比，他呼吁恢复伊斯兰教原始传统信仰。瓦哈比尖锐地反对传播对穆斯林圣地的崇拜，将其视为对多神教的回归，他完全立足于《古兰经》和《圣训》，甚至排除了对其作出阐释的可能性，并提出“一切回到《古兰经》去的口号”，坚持严格的一神论，主张以“圣战”实践主命，为了弘扬纯正的伊斯兰教，可以对“异教徒”和“伪信者”进行“圣战”，

这种主张成为极端分子进行恐怖主义的理论根据。然而，正是该理论和信念使得他们否定扎根于伊斯兰社会的许多价值观，甚至对先知的崇拜。他们认为，不能崇拜某种人为的东西，如对先知的陵墓崇拜，拒绝亲吻穆斯林在麦加的主要圣物——克尔白，不允许用先知或其家庭成员的名字起誓，并在日常生活中残酷迫害那些不仅喝酒而且抽烟、听音乐和弹奏乐器的人，主张整顿社会风气、净化人们的心灵，迫害发了财的穆斯林，号召回归到伊斯兰原始的清心寡欲状态中去，因而时常被称为“伊斯兰教的共产主义”。^[7]

其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政治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相结合为特征，它是与现代改良主义和世俗民族主义相对立的一种宗教社会思潮。实际上，它们是以宗教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宗教的狂热和虔诚掩盖不了他们对权力追求的本质和欲望。伊斯兰教极端主义思想来源于伊斯兰教原旨主义，但并不等同于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我国著名的伊斯兰教问题专家吴云贵老先生曾指出，主流的原教旨主义派别主张开展合法的斗争，希望参与国家的政治进程；而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就伊斯兰教而言也就是宗教极端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它是以宗教的名义而进行暴力恐怖活动，偏离宗教倡导的善良、和平、真善美的宗旨。进而得出了宗教极端主义既是恐怖主义的表层根源，在许多情况下，又是恐怖主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方式。同时，极端的原教旨主义，从政治、法律的角度称为恐怖主义，而从宗教角度称为“极端主义”。^[8]

再次，巴基斯坦许多极端组织打着“圣战”的幌子，实施对无辜民众的残杀、绑架等暴力恐怖行为。那么这些所谓的“圣战主义”组织，其思想渊源就是伊斯兰“圣战”的思想。伊斯兰的“圣战”一词是由阿拉伯语“Jihad”（吉哈德）一词翻译而来。其实，“Jihad”还有努力、奋斗之意，虽说它的中心概念是斗争，但其中既包含暴力因素又包含非暴力因素。在当今世界，对伊斯兰教存在曲解的情况下，极易得出错误的概念，将伊斯兰“圣战”和“恐怖主义”等同。^[9]伊斯兰教最早的“圣战”主要指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受到外部势力严重的威胁时，应当保卫神圣的信仰而进行自卫性的反击。这种反击可以从多个层次上来理解，其最高层

次上：圣战意味着与非信仰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既指物质上的，包括传播伊斯兰教，扩展伊斯兰的疆土等；又指精神上的，包括对个人的反思，对于《古兰经》真理的独立判断。其一般层次上：圣战意味着与自己较低的本能和冲动作斗争，并且更多意味着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穆斯林。对于圣战的理解不能只突出其暴力的战争内容而忽视其他方面。如穆沙拉夫总统在2002年1月12日的电视讲话中，呼吁全国人民要进行对饥饿、贫穷、落后的圣战，是目前巴基斯坦更伟大的圣战。同时，“圣战”并非是人人都有权发布圣战令的，通常是由国家元首或是众望所归的宗教领袖（伊玛目）发布圣战令。

巴基斯坦伊斯兰极端分子们提倡的圣战，其实他们已变成了圣战主义者，他们主张一场世界范围的圣战，随时随地为伊斯兰信仰而战。这些圣战主义者实际成为专门从事罪恶活动的雇佣军，只要他们的组织有所召唤，他们就奔赴其他国家或地区从事所谓的“伊斯兰革命”战斗。圣战主义是恐怖主义的代名词，其行为主张早已脱离了伊斯兰“圣战”的原意。■

参考文献：

① 孙士海.巴基斯坦反恐之路仍很漫长, 2009-10-29, 16:02:50, 国际在线专稿, 编辑:李海建.

② Who Is Bin Laden? CIA Tians Their Terrorists Well by Michel Chossudovsky [EBOI] .http://www.conspiracyplanet.com, 2001-12-22.

③ 丁子.巴基斯坦禁枪忙 ④ .人民日报, 2000-03-02, 0.

⑤ 潘志平.中南亚的民族宗教冲突 ⑥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3, 1:184.

⑦ 保罗·R·皮拉尔著.恐怖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 ⑧ .王滩海,译.中国友谊出版社, 2003, ⑨ :181.

⑩ D·R·高亚尔.挑战与对策 ⑪ .杨恕,译.中亚和南亚的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论文集 ⑫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3, 8, ⑬ :61.

⑭ 叶·马·普里马科夫著.“9.11”和入侵伊拉克后的世界 ⑮ .胡昊,译.当代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10:48.

⑯ 人大复印资料2002年政治专题79篇.吴云贵.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辨析.

责任编辑：严瑾